



# 人本日與本日

著 雲 八 泉 小  
譯 源 山 胡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小泉八雲著  
胡山源譯

日  
本  
與  
日  
本  
人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日 本 與 日 本 人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二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小泉八雲

譯述者 胡山源

發行兼  
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JAPAN AND THE JAPANESE

By

KOIZUMI

Translated by

HU SHAN YUAN

1st ed., Nov., 1930

Price : \$0.8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 譯者自序

小泉八雲的作品，我國已經有許多人繙譯過。可是所繙譯的，大概只是他的文藝評論，至於他另外的作品，似乎還沒有人注意到，這本日本與日本人，很可以使我們從另外方面認識小泉之爲人。

不過我所以繙譯這本書的，除了上述的一點以外，卻還有幾個原故：

第一：逼近我們的強鄰，不外乎日俄二國。日本對我們怎樣的欺凌，不用多說，誰都知道，比了俄國只是有過之無不及。我們起先是一些也不知道他們日本人的詳情，現在雖然有些人已經注意及之了，卻又只留心着他們的外表，仍舊是一個缺憾。本書是從心理上，哲學上，來解剖他們整個的內心生活的，我們要研究他們的全部生活，就可以藉此得到了一個強有力的參考。

第二：小泉在這些文字上，對他們日本人不免有些過諛的地方，似乎使我們看了有些

受不下。然而這也未始不可以給我們一個激刺：爲什麼歐洲人的眼光，只讚美他們而不讚美我們呢？

第三：其實本書內容，也不單是說的日本，遠東全部都是有關關係的。小泉對於東西兩方面的文明，都有極清楚的觀察，和極透闢的論斷。其中有些說話到現在已是應驗了，有些說話，雖然隔得已久，到如今還只是嶄新的預言，仍可以幫助我們推測遠東的將來。

第四：本書更有若干處，專論我們中國人，我們尤其應該看看這位了解東方的西方評論家，對我們有些什麼觀念，而我們對之更有些什麼感想。

爲了這幾個原故，所以我不揣譎陋，就於去年暑後，着手繙譯這書。只因其他工作排定了沒有充分的餘暇，所以到現在纔脫稿。至於小泉文字的優美，普通的評論也富於文藝的色彩，那尤其是我們應該滿意於本書的。

胡山源，十九年，一月十四日。

## 原編者序

小泉八雲在心的序裏說，『這本書大都講的是日本內心的而非外表的生活，』這時他開始了他那一切關於日本的著作。本書選訂的目的，是要集合他對於這種內心生活最好的傑作，——那些的確能使他成爲日本與日本人惟一說明者的文章。

落合貞三郎一九二八年，二月，在東京。

# 日本與日本人

## 目錄

日本文明的天性	一
柔術	二七
遠東的將來	七九
一個守舊者	九七
困難	一二九
奇異與魔力	一三三
忠義的宗教	一四九
關於永久的女性的	一六七

關於祖先崇拜的幾個思想……………二一三

靈魂先在的觀念……………二二九



# 日本與日本人

## 日本文明的天性

自心——一八九五——

### 引言

許多人以心爲小泉八雲著作中最有力量的傑構，這是確然不容懷疑的事情，本篇便是這書中的一篇。寫成本篇的地點是神戶，那時他是神戶年鑑編輯部的一份子。那時他漸漸的不注意日本國內表面上的事情，而只用他的全力，專爲『事物的中心』作說明。

『我想這是在神戶，』威德摩夫人 (Mrs. Wetmore) 寫着說，『他達到了他最高的理智程度。在他的感覺敏銳中，他就寫明了這篇。』日本文明的天性，裏面充滿着紐約城

(New York City) 可驚的描寫，和東方世界難於捉摸的心靈上精微的觀察。』

## —

從未損失過一條船，打過一次敗仗的日本，曾將中國的勢力摧毀過，造成了一個新朝鮮，將伊自己的領土擴大了，使東方的政治方面，全部變了顏色。這種使人驚奇之處，似乎是在政治方面，而格外可以驚奇的，卻在心理學方面；因為這代表着一種極大力量的發展，從來為國外所不知道的——是一種程度很高的力量。心理學家都知道，所謂『西方文明的採取』三十年來對於日本人任何器官或能力的腦筋中，素來所沒有的，並沒有加添什麼。他也知道，這在日本民族心智的或道德的性格上，並不能算作一種突然的變化。所有的變化，都不是在三十年中所造成的。轉運來的文明，工作得要比較的慢些，必須要有數百年的光陰，纔能產生出若干永久的心理學上的結果來。

就在這種光明中，日本成了世界上最非常的國家，而在伊『西方化』的全時代中，最

奇妙的，乃是伊的民族腦筋，竟能擔任得下這樣重大的一個震動。可是在人類的歷史上，事實固然是這樣了，究竟在實際方面，這是什麼意思呢？原來這無非將已有的思想之機能加以一部分的改組罷了。在千萬個勇敢的少年心思看來，便是死也不要緊。西方文明的採取，並不像一個沒思想的人所想像的那樣容易。這是很明白的，代價很大的心力上的整頓，只在民族顯出特種力量的趨向上，得到良好結果。因此，西方實業發明的應用，在日本人的手掌中，顯出了極好的成績——根本着他們民族所熟習的種種技術，產生了卓越的結果，許多年來，另是一種面目，格外的精巧。沒有什麼變化，——至多不過是將舊能力改成了新能力，達到了較大的範圍。種種科學的職業，也可見出同樣的情形來。有幾種科學，例如藥學外科（世上沒有比了日本人再好的外科醫生）化學，顯微鏡學，日本人的天性是自然而然的適合的；在這些事上，成績的驚人，世上早已有口皆碑了。戰爭時和國家有什麼大事業時，他們更顯出了奇妙的能力；不過在他們的歷史中，他們最著名的，還是他們軍事政治的大能力。然而外國的趨向，對於他們的民族性，並沒有成功什麼偉大之處。例如在西方音樂，西

方藝術，西方文學這許多研究方面似乎不過浪費光陰罷了。（註一）這些事情，對於我們的情緒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對於他們日本人的情緒生活，卻沒有這樣的重要。每一個切實的思想家，都知道個人的情緒，要用教育來轉變是不可能的。想像那一個東方民族的情緒性格，會能在短短的三十年間，因和西方思想接洽之故而能轉變的，那簡直不合理。情緒生活，比了理智生活更根本，更深刻，決不能因環境的改變，而有所突然的不同，正像鏡子的表面，不為種種反映所改變一樣。所有日本所以能有這種不可思議的成績的原故，都不是自己的轉變；那些想現在的日本，在情緒上，已比了三十年前更和我們接近了的人，完全不知道科學上確切不可移的事實。

同情是為理會所限制的。我們同情的程度，以我們的理會為標準。一個人可以想像他和日本人或中國人表同情；但是同情的程度，決不會超出普通情緒生活中幾點極簡單的小範圍——就是孩童和成人一般的幾點。更複雜的東方感情，是由祖先的和個人的經驗結合而成的，和西方生活，並沒有真正顯著的連帶關係，因此我們也不能完全了解他們。反

過來說，日本人，雖然他們願意，也不能給歐洲人以最好的同情。

可是西方人一方面始終不明白日本理智或情緒（兩者本是混合的）生活的真面目，一方面他也始終要想像日本生活比了他自己的生活，是很渺小的。這固然是文雅；這固然含着極爲珍貴，極有趣味的可能性；可是這又何等的渺小，比較起來，西方生活，似乎是超自然了。因爲我們必須判斷着可見可量的實物。這樣判斷起來，西方和東方的情緒與理智方面，是怎樣一個不同的對照呀！日本京都街上，無非是輕飄飄的木頭建築，而巴黎或倫敦的大道上，則到處非常的堅實，是常見的事。試將東方和西方，對於牠們的夢想，願望，和感觸所發表的言論和著作，加以比較——天主教大禮拜寺之與神道教廟宇，凡提（Verdi）的歌劇，或華格納（Wagner）的三幕劇之與藝妓的登場，歐洲敘事詩之與日本小詩——在情緒的卷帙，想像的能力，藝術的綜合這種種方面，相差的距離，真是不可以道里計！真的，我們的音樂實在是近代的藝術；不過回顧着我們的已往歷史，創作能力上的分別，不是不顯明的，——不一定是在有雲母石的圓形戲場，和屬地遍天下的偉大的羅馬時代，也不一定

是在雕刻達到神聖，文學達到絕頂的希臘時代。

由此，我們可以談到日本勢力突進中的另一件奇妙的事實了。伊在生產方面和戰爭方面，所顯出來的那種偉大的新力量，所有物質的表徵在那裏呢？沒有什麼地方！我們在伊的情緒和理智生活上所找不出的，在伊的實業和商業生活上也找不出——偉大！土地還是和從前一般；牠的表面上，因明治維新而增加起來的，並不算多。小規模的鐵道和電桿，橋梁和隧道，在那歷古以來，青蔥滿目的原野中，差不多沒有誰能注意到。所有的城市裏，除了通商的口岸和小部份的外國人居留地之外，要想在街上找出那並列成行的綠樹，以求出一些西方思想的影蹤，也很令人難得。你可以作深入內地二百哩的旅行，你決不能看見什麼新文明的大發展。你也不能在什麼地方找出巨廈巍峨的大貨棧，以示商業的雄心，也不能找出基地數十畝，用着機器的大工業。一個日本城市，還和十世紀以前一般，僅僅比了竹籬茅舍的村野，略勝一籌——的確是風景美麗的，和紙糊的燈籠一般，玲瓏而脆弱。不論何處，沒有什麼大的擾動和喧嚷——沒有熱鬧的交通，沒有隆隆之聲，與轟轟之音，沒有急如

星火的匆促。倘使你願意，你在東京城裏，也能享受到鄉村的生活。這種使人看不見或聽不見的新勢力，現在正在威嚇着西方的商業，改變着遠東的地圖，不禁令人發生着奇異，我甚至要說妖妄的感覺。當你跋涉了數哩的寂寞長途，到了什麼神道教的菴宇，而所見的只是空虛與孤零時，你差不多就要感覺到——只是一件渺小荒涼的木建築，在千年的暗影中發着黴斑。日本的力量，和伊那古信仰的力量一樣，用不着什麼巨大的物質宣示；牠們所在地，就是那不論那一個大民族真正最深力量的所在地——在那『民族的靈魂中』。

## 二

我默想起來，一個大城市的記憶，就回到了我的腦筋裏——是一個壁壘聳天，鬧聲如海的城市。那種鬧聲的記憶；先回轉來；然後是看見的景象；一條深壑，那是一條街，嵌在羣山之間，那是房屋。我倦了，因為我在那些石工所造的峯巒中，已經走了許多哩路，已經好久沒有踏着一片土——只有石片——已經沒有聽到什麼別的，只有暴亂的轟雷。在那極大的街面之下，我知道另有一個非常的空闊世界：組織重重，千頭萬緒，管理着水和汽和火。街的

兩邊，有許多窗戶層層的屋面高高的對峙着，——這是遮住日光的建築之懸崖。上面慘淡的一片青天，被密密的蛛網割得粉碎，——這是數不清的電線網。右邊那一區宅子中，住着九千個靈魂；房客們每年所付的租金是一百萬圓。稍遠的一區所值的錢，總在七百萬元以上，——這樣的區域，也不知有多少哩。鋼鐵梯和水泥梯，銅梯和石梯，裝着最重的欄杆，扶搖直上，高至數十層；可是從來沒有足跡踏到牠們過。用着水力，用着汽，用着電，人人上下自如；對於肢體的應用，這些高度太眩人了，距離太大了。我的朋友，住在相近的一個巨宅的十四層樓上，房金是五千元，從來沒有踏過他的梯子。我因為好奇心的原故，就獨自步行着；如果正經的講來，我是不應該步行的：空間太闊了，時間太寶貴了，對於這樣慢慢的努力，——人都是用汽力從這地到那地，從家到辦公室的。高度太大了，聲音傳不到；命令的授受，都是藉着機器。藉着電氣，遠遠的門戶開放了；輕輕的一觸發，百間屋裏都亮起來熱起來了。

所有這些巨大，都是艱難的，令人目瞪口呆的；這是達到堅固耐久的利用目的，應該用着算學力量的巨大。這些高樓大廈，商店工場，不論是描摹得出或描摹不出的，都不是美麗，



不過是不祥。誰感覺到這些創作牠們的巨大生命，是沒有同情的生命；這些發揚的浩漫力量，是沒有憐惜的力量，誰也要感覺到沮喪的。牠們是新實業時代建築的宣示。車走如雷聲之中，人足和馬蹄如暴風之中，沒有一些休止。問一句話，必須盡量的呼喊。被問者方纔能聽得見；在那樣高壓力的聲浪傳達中，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必須要有經驗。不習慣的人，免不了要有住在狂風大浪，驚波怒濤中的感覺。可是所有這些都還是個秩序。

怪奇的街道，藉着石橋網橋，跳過了江河，跨過了海口。目力所極的地方，桅檣紛紛，繩索成網，將那石工造成，如懸崖絕壁一般的岸邊，遮得密不通風。森林中的樹木，樹木的枝幹，比了那樣令人目眩心駭的長桿短檝，真顯得貧薄，真顯得稀疏。可是所有這些，都還是個秩序。

### 三

總而言之，我們的建築要耐久，而日本人則要無常。在日本普通用物中能有耐久觀念的，實在沒有多少。每次旅行的途程上，草屨破了又換了；身上的衣服，用幾塊布鬆鬆的一縫，便可穿著，簡單的一拆，便可浣洗；旅邸中的新客人，每次可以用到新筷子；窗戶上和牆壁上